

# 皮尔斯符号学视角下的隐喻及其意义

王任华, 周昌乐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摘要:** 隐喻是目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话题。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是一种象似性程度比较低的亚象似符。它借助于自己的特征指示事物,即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事物的表象特征。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具有对应性、互动性和多模态性等认知特征。隐喻意义的理解是在人主观能动的基础上,通过本体和喻体的解释物之间的互动产生新的解释物而实现的。研究表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对隐喻的认知意义理论构建有着指导意义。

**关键词:** 皮尔斯符号学; 隐喻; 本体; 喻体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16(2011)-04-0076-06

## Metaphor and Its Significance from Peircean Semiotic Perspective

WANG Ren-hua, ZHOU Chang-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P. R.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is a subject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miotic nature, cognitive features and understanding process of metaphor from a Peircean semiotic perspective. It shows that metaphor is a hypoicon that describes a parallelism in something else, with comparatively low degree of iconicity. As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it has such cognitive features as similarity, interactivity and multimodality. The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is realized on the base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with a new interpretant crea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pretants of the vehicle and the tenor. Result indicates that Peircean semiotic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gnitive-semantic theory of metaphor.

**Key words:** Peircean semiotic theory; metaphor; tenor; vehicle

隐喻是目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话题。隐喻哲学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面向隐喻认知的意义理论的构建问题,对于整体推动隐喻研究深度与广度具有深刻的意义<sup>[1]</sup>。然而这一问题仍然是远未解决的开放性问题。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实用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其哲学和符号学思想对我们目前的隐喻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sup>[2-8]</sup>。本文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角度来探讨隐喻的符号本质、认知特征和意义理解等问题,以期对隐喻的哲学问题和隐喻认知意义理论构建问题

有所启示。

### 一、隐喻的符号本质

研究隐喻必须研究隐喻的本质。这其中首先要区分隐喻概念和隐喻性语言表达<sup>[9]</sup>。隐喻的概念或者说隐喻的定义探讨的是隐喻的本质,隐喻性的语言表达是指包含有隐喻的语言表达,两者不可混淆。我们先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角度来探讨隐喻的本质。皮尔斯<sup>[10]</sup>指出:“那些带有单一性质的亚象似符、或者说第一者的第一性就是形象;那些通过自身各部分之间的类似关系来体现另一个事物

收稿日期: 2011-05-0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Y201010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ZH05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00481443)。

第一作者: 王任华, 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研究。Email: renhua7763@163.com 地址: 310027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各部分之间关系主要是二元关系或被看成是二元关系的亚象似符是图像;那些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对应关系来体现表象特征的亚象似符是隐喻。”由此可以看出,皮尔斯认为隐喻(metaphor)、形象(image)、图像(diagram)都是亚象似符(hypoicon),从属于象似符(icon)。换言之,隐喻是亚象似符。

皮尔斯<sup>[10]</sup>对象似符做了如下定义:“象似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于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不论这样的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拥有这种相同的特征。”从词义的角度来说,前缀“hypo-”表示“在……之下、亚、次、次于、不足、从属于”之义,因而我们把“hypoicon”翻译成亚象似符。简单来说,皮尔斯认为隐喻是亚象似符。隐喻是亚象似符而不是纯象似符(pure icon),因为纯象似符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象似性最高的象似符,严格来说,仅仅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sup>[10]</sup>;而亚象似符相对来说象似性比较低,理解这种象似性需要主观努力。隐喻和形象、图像这两种亚象似符相比,象似性程度更低,隐喻中事物之间的类似关系通过某种形式的描述而体现出来,而形象和图像中事物之间的类似关系是通过比较直观的呈现而体现出来的。

综合皮尔斯以上对于隐喻和象似符的观点,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皮尔斯符号学角度的隐喻概念:隐喻就是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事物表象特征的一种亚象似符,这种符号是借助于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而无论对象存在与否。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与该事物有对应关系的另一事物的特征来指示该事物。

如果做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出皮尔斯符号学视角下的隐喻概念有3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隐喻是一种符号,也就是说隐喻具有普遍性而不是一种修辞手段。根据皮尔斯<sup>[10]</sup>对符号(sign)的第二种三分法,符号被分为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标志符(symbol)。皮尔斯对符号的这种分类是想反映符号的3种不同程度的“自然性”(naturalness):从最自然的象似符,到自然性稍低的指示符,到最缺乏自然性的标志符<sup>[11]</sup>。由于皮尔斯认为隐喻是亚象似符,是象似符的一种,而象似符是符号中自然性程度最高的符号,因此,隐喻就是最自然的语言符号,是语言的一种常态,也就是说隐喻是普遍的语言现象。皮尔斯对隐喻的这种观点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长期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段的观点迥然不同。他超越了隐喻的修辞观,把隐喻视为一种符号过程,从而为隐喻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sup>[4,8]</sup>。

第二,一个隐喻性表达包含有两个事物,这两

个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parallelism)而不是相似关系(resemblance)。这两个事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在典型的隐喻表达“X是Y”中,X是本体,Y是喻体。以Lakoff和Johnson<sup>[12]</sup>所举的一些经典隐喻表达如“观点是时尚”、“爱情是战争”和“财富是隐藏的东西”为例,我们很难从观点和时尚、爱情和战争或者财富和隐藏的东西中找出相似关系,但却能够接受和理解这类隐喻表达。这是因为这些隐喻表达中的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比如观点和时尚都具有时效性,都会过时,都需要更新;爱情和战争都有胜负,都要讲究策略,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都具有竞争性;财富和隐藏的东西都不是唾手可得的,都具有诱惑性,都有两面性。

第三,隐喻表达式是通过另一事物与该事物有对应关系的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来指示该事物。例如“山腰”是通过“腰”是人体躯干的中间部分来指示山体的中间地段,也就是通过人腰和“山腰”都具有属于整体的中间部位这一特征的这种对应关系来构建这个隐喻表达。人的腰毫无疑问具有很多的山体的中间地段所不具有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都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我们知道“腰”是人的躯干的中间部分这一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山腰”的意思。又如,皮尔斯曾经用“the metaphor of inquiry as like ‘WALKING ON A BOG’”来说明“隐喻的探索”就像“在泥沼中行走”<sup>[5]</sup>。这个例子就是借助于“在泥沼中行走”的一些行为特征(比如行走者一直试图寻找坚固的着落地、容易迷失方向、很难找到出路等)来指示“隐喻的探索”这样一种行为。也正是因为“在泥沼中行走”具有和“隐喻的探索”这种行为相对应的一些性质、作用、特点或方法的特征,我们才能在看到这句话时通过在头脑中浮现“在泥沼中行走”的情景(表象)来理解“隐喻的探索”的艰难、迷茫等。皮尔斯关于隐喻必须具备类似关系或对应关系而非相似关系的观点,彻底推翻了古典的隐喻理论<sup>[13]</sup>,为隐喻本质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二、隐喻的认知特征

根据上述对隐喻概念、本质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隐喻的认知特征:对应性、互动性和多模态性。

隐喻的第一个认知特征是对应性。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隐喻揭示的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相似关系。皮尔斯把象似符分成形象、图像和隐喻,就表明了隐喻所体现的对应关系和形象、图像所体现的相似关系的区别。Jappy<sup>[4]</sup>

在继承皮尔斯隐喻思想的基础上,用图表的形式分别对这 3 种象似符的区别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简单说来,形象与对象是一元(monadic)关系,图像与对象是二元(dyadic)关系,他们都可以是相似关系,而隐喻体现的是隐喻表达和本体、喻体的三位一体(triadic)关系,这种三位一体关系是通过本体和喻体的对应关系来实现的。Merrell<sup>[14]</sup>指出 Lakoff 和 Johnson 的隐喻理论中的 image-schema-concept 和皮尔斯对象似符的 3 个类别 image-diagram-metaphor 非常对应。而且 Lakoff 和皮尔斯都认为隐喻创造了类似性,隐喻的基础不是相似性而是两个概念或两个事物(即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一种类似关系或对应关系。相似性(resemblance)描述的是外观、形状方面的特征,而类似性(similarity)描述的是性质、状态方面的特性。皮尔斯认为隐喻描述的是本体和喻体之间在性质、状态方面的对应。

我们在使用隐喻表达来解释说明事物的时候,就是通过揭示这两个事物之间的类似关系来表达我们的意思。一般来说都是通过一个比较具体的事物的特征来代表另一个比较抽象的事物的特征,从而表达出这个抽象的事物,而不是相反。相似关系则不然,比如弟弟像哥哥,也可以说哥哥像弟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隐喻过程中的本体和喻体的顺序是固定的,是不能换位的。也就是说隐喻的本体和喻体的对应关系具有不对称性(asymmetry)。例如我们通常倾向于说“人生是旅程”而不是说“旅程是人生”。这点和 Black<sup>[15]</sup>的隐喻互动观中对主词(primary subject)和次词(secondary subject)的关系的表述相一致。

隐喻的第二个认知特征是互动性。皮尔斯把隐喻定位为亚象似符而不是纯象似符,因为隐喻与地图和照片等纯象似符不同。地图和照片既可以代表它的对象又和它的对象相似。比如一幅地图所描绘的线条和地理特征的结构反映了实际的地域特征,它和这一地域相似,同时也可以代表这一地域。而作为亚象似符的隐喻,我们无法从“论辩是战争”这种经典的隐喻表达中找出这种代表和相似的关系。从纯象似符和亚象似符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纯象似符是把类似性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亚象似符是通过描述来体现类似性的,是要通过人的积极思维活动才能理解这种类似性。人在理解隐喻时的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就是隐喻中两个事物(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符号、对象和解释物之间的互动。

皮尔斯对隐喻互动性的观点是 Black 隐喻互动观的先声。这些观点包含了 Black<sup>[15]</sup>互动隐喻观的

主要成分:隐喻能有效表达是因为通过本体和喻体的互动,产生对应新的意义或者新奇的含义复合体而给语言世界带来新见解,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的这种互动作用是显著的。隐喻性的象似符是通过其他事物的对应关系(parallelism in something else),即 Black 的含义复合体(implication complex)在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号,这便是该隐喻句子新的意义<sup>[3]</sup>。按照皮尔斯的符号观,隐喻表达中本体和喻体都是符号,都有符号、对象和解释物这种三位一组的关系。隐喻表达就是通过本体和喻体的解释物之间的互动产生一个新的解释物,这个解释物通过其特征形成一个新的象似符,代表了隐喻表达所创造出来的意义。

隐喻的第三个认知特征是多模态性。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著作中的许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模式(mode)和现代符号学中的模态(modality)的意思是一样的,指的都是语言、音乐、图像等意义的表达方式。他指出“符号可以是象似性的,也就是说,可以主要通过它的类似处来代表它的对象,不管它是什么模式。如果缺少一个实体,这个象似性的符号就可以被称为亚象似符”<sup>[10]</sup>。被看成是亚象似符的隐喻也没有特别指明一定是文字的形式或是其他什么特定的形式。换句话说,隐喻可以存在于多种模态中。这也可以从皮尔斯的以下表述中看出:任何具体的形象,如一幅画,表现模式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但是如果没有图标或标志,它自身也可以叫做亚象似符<sup>[10]</sup>。也就是说那些不是通过实体本身,而是通过一个象似符的类似特征来表现某种事物的手段都可以被看成是隐喻。

从听觉方面来说,隐喻可以通过音乐来实现。音乐借助于乐曲旋律的高低起伏来体现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例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c 小调交响曲),通过第一乐章里的“完全绝望的悲哀和忧伤的痛苦”,第二乐章里的“爱情的温柔忧思”和第三、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来体现贝多芬希望通过斗争战胜命运的这种如火如荼的战斗热情。从视觉方面来说,隐喻可以通过广告、图片、漫画、商标等来实现,通过视觉方面的不同特征来体现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例如 Norman<sup>[16]</sup>详细评述过 Clay Bennett 名为“过山车”的卡通画中的图像隐喻。从视觉和听觉方面综合来说,隐喻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剧等来实现,这些作品通过对一系列照片和音响效果的剪辑和加工,来体现编辑想要反映的主题。例如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影评: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是一个时代的爱情隐喻。同样,隐喻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艺术形

式如雕塑、雕刻、园艺等来实现。皮尔斯关于隐喻的多模态性的观点跟目前认知语言学界把音乐、美术、手势、舞蹈和雕塑等艺术形式也看成是隐喻的趋势相一致,可以说皮尔斯的隐喻思想打破了将隐喻局限于文字语言表达形式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 三、隐喻的意义理解

皮尔斯认为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和对象(object)以及解释物(interpretant)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tripod)来实现的<sup>[10]</sup>,如图1所示。换句话说,符号的意义不是通过直接指向对象实现的,而是通过解释物作为中介实现的。皮尔斯认为,符号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某人来说,它在某些方面或某种地位上代表着某种东西;解释物就是符号作用于人并在人的大脑中创造一个相当的或者是进一步展开的符号;对象就是解释物所指向的事物,但不是解释物所指向事物的所有方面,而是在特定语境中所指向的方面<sup>[17]</sup>。举例来说,“父亲”对我们来说是代表直系血统中上一代男性的符号,而我们看到这个词时在大脑中产生的如“双亲中的男性”就是“父亲”这个符号的解释物,而“父亲”在特定的语境中所指向的具体的人就是这个符号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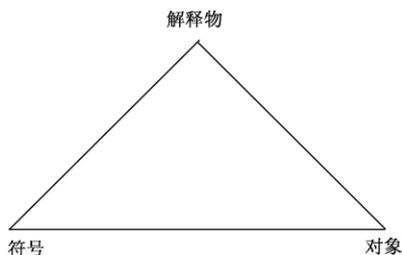


图1 符号、解释物和对象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

对皮尔斯来说,解释物是人对符号所做的一种反应,一种心理状态<sup>[6]</sup>。皮尔斯认为解释物包括情绪的解释物(emotional interpretant)、精力的解释物(energetic interpretant)和逻辑的解释物(logic interpretant)。符号带有人所体现出的感情就是情绪的解释物,以解释物为中介对内心世界所施加的努力就是精力的解释物,而符号所指向的具有普遍性质的概念就是逻辑的解释物<sup>[18]</sup>。也就是说以解释物为中介实现的符号意义包含有情感意义、心理意义和逻辑意义。这样看来,建立在本体和喻体两个符号基础之上的隐喻所表达的意义也同样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情感意义和理性意义(心理意义和逻辑意义)。

隐喻表达的情感意义和理性意义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就理性意义来说,人们往往通过“建筑物”这个隐喻来描述比较抽象的“理论”。例

如“你得解释一下你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和“你打算用什么来支持你的理论”等。而就情感意义而言,因为隐喻本体和喻体的符号不仅有理性意义而且同时也具有情感意义,所以说话者在选择通过喻体的特征来说明本体时,不仅体现了说话者对本体理性意义的选择,同时也反映了说话者对本体的情感或态度意义。喻体在说话人语言中所代表的感情色彩就反映了说话人对主体的态度。比如说“某人是猪”,“你的话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等,在这几句话中,这种情感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个隐喻表达中,本体和喻体是两个不同的符号,要理解隐喻所表达的意义,首先必须理解本体和喻体这两个符号的意义。根据皮尔斯<sup>[10]</sup>的观点,隐喻是通过描述喻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来体现本体的表象特征,从而实现隐喻的意义。因而对隐喻表达意义的理解也就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对隐喻本体和喻体之间解释物的对应关系进行理解。正如 Tejera<sup>[19]</sup>所指出的那样:隐喻所展示出来的是隐喻的一个术语(本体)的没有具体说明的特征与另一个术语(喻体)的没有具体说明的特征的溶合。在符号过程中,正是解释物作为媒介和统一的力量产生了隐喻及其美学和符号的效果。

在隐喻表达“X是Y”中,X和Y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也就是X和Y都包含有各自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即符号、解释物和对象之间的关系。“X是Y”的理解只有通过X的解释物和Y的解释物在人大脑中的互动才能实现。本体和喻体的解释物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用图2来表示。在“X是Y”这个隐喻表达中,人在看到本体X的符号 $S_1$ 时,在大脑中产生X的解释物 $I_1$ ,在看到喻体Y的符号 $S_2$ 时,在大脑中产生Y的解释物 $I_2$ ,由于X和Y存在一些相对应的特征,它们的解释物 $I_1$ 和 $I_2$ 在人的大脑中通过互动产生了新的解释物,这个新解释物就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某些本体和喻体的相对应的特征。这个新的解释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创造的意义。

我们用“人生是战场”来说明隐喻理解的过程。如图2所示,我们在看到这个隐喻中的本体符号“人生”,即图中的 $S_1$ 时,大脑中产生“人生”的解释物,即图中的 $I_1$ ,如人生必须拼搏、人生充满痛苦、人生需要朋友的支持、人生祸福无常等;在看到喻体符号“战场”,即图中的 $S_2$ 时,大脑中产生“战场”的解释物,即图中的 $I_2$ ,如战场上必须战斗、战场上你死我活、战场需要战友的支持、战场上胜负是常事等。通过本体解释物 $I_1$ 和喻体解释物 $I_2$ 的互动和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产生新的解释物即图中  $I_1$  和  $I_2$  相互重叠的部分,比如人生和战场都必须努力,都不能孤军奋战,都需要支持,都有赢输得失等来理解“人生是战争”,即图2中的“X是Y”这个隐喻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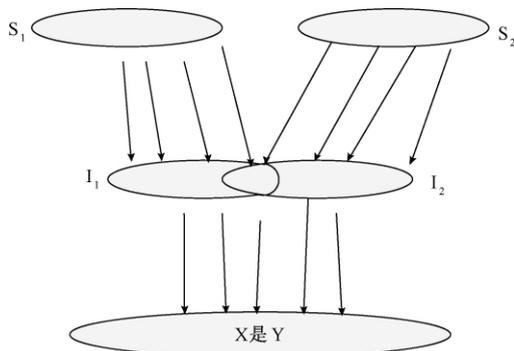


图2 隐喻表达“X”和“Y”的理解过程

人在挑选本体和喻体对应特征时所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人在理解隐喻表达时的主观能动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隐喻表达或者是同一个人不同情景下对同一个隐喻表达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上面的例子“人生是战场”中,人生和战场的相似处有许多,主体在理解这句话时,可以认为人生和战场都有竞争激烈残酷的一面,都有输赢,机会非常重要,天时地利等因素很重要,等等。同样,同一个人春风得意时和黯然失意时对这句话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 四、隐喻的认知语义理论构建的意义

皮尔斯符号学对构建隐喻的认知意义理论有指导性意义。

首先,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对隐喻做的定义帮助我们确定了隐喻的研究对象,区分了隐喻与非隐喻,从而避免了隐喻的泛化。隐喻建立在本体和喻体类似性的基础之上,描述的是本体和喻体性质、状态方面的类似而不是外观、形状方面的相似。例如“女人是老虎”、“军民关系如鱼水,军政关系坚如磐”是隐喻性表达;而“他像他爸爸”、“贵州凤岗县校内奇石似中国版图”则不是隐喻性表达。前两句本体和喻体在性质、关系方面具有类似性,而后两句本体和喻体只是在外貌和形状上具有相似性。

其次,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对隐喻做符号学定义,使得隐喻的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就语言来说,由于一个符号可以是词、句子、一系列的句子,甚至是语篇,因而作为符号的隐喻也不仅包括单个的词汇和短语,如“山腰”、“浪费时间”,也包括一个句子如“生活是一团麻”,还可以包括一系列句子,如蕴含“爱情是和谐”这样一个隐喻的“在天愿为比

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思为双飞燕,衔泥筑君屋”、“如鱼似水相知”等句子<sup>[20]</sup>。隐喻也可以包含整个语篇,如网络上流传的“老婆使用说明书”。此外,由于隐喻符号有不同的表现模态,除以上语言文字的隐喻表达外,隐喻还可以包括音乐、美术、雕塑等多模态的艺术形式。

第三,隐喻的互动性说明隐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喻意义是在本体和喻体之间解释物互动的基础上产生。这意味着要避免从静态的角度来看隐喻,要考虑到说话者的目的和语境等要素的变化。因此,隐喻性语言的理解比非隐喻性语言的理解更复杂,隐喻认知意义理论构建也应相应地考虑更多的要素。

第四,由于解释物不仅包括理性意义,也有情感意义,那么隐喻意义也不仅包括理性意义,也包括情感意义。喻体在说话人语言中所代表的感情色彩就反映了说话人对本体的态度,如“他是猪”和“他是一条龙”的情感意义就截然不同。因而在构建隐喻认知意义理论时要将隐喻表达的情感意义或者说是态度意义纳入语义要素之中。这突破了认知语义学在解释隐喻意义时仅仅考虑理性意义的局限性,为我们构建隐喻认知意义理论开拓了视野。

#### 五、结 语

本文从皮尔斯的符号学角度对隐喻的符号本质、认知特征、理解过程做了深入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是符号的一种,是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事物表象特征的一种亚象似符,象似性比较低;纯象似符把类似性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象似性比较高。隐喻具有对应性、互动性和多模态性等认知特征。隐喻的符号本质说明隐喻是语言的常态,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超越了隐喻的修辞观。隐喻的对应性和互动性认知特征为隐喻意义理解提供了认知方面的证据,而隐喻的多模态性打破了将隐喻局限于语言表达形式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隐喻意义的理解是在人主观能动的基础上,通过本体和喻体的解释物的互动产生新的解释物而实现的。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对隐喻认知意义理论构建有指导性意义,帮助我们确定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隐喻概念和其研究对象,要求我们构建隐喻意义理论时考虑到更多要素,把情感意义纳入语义要素之中。

参考文献:

[1] 周昌乐. 意义的转译——汉语隐喻的计算释义[M]. 北京: 东

- 方出版社,2009:211.
- [2] DOUGLAS A. Peirce on metaphor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J]. Peirce Society ,1984 ,20(4) : 453-468.
- [3] HAUSMAN , CARL R. Peirce and the interaction view of metaphor[C]//Peirce's doctrine of signs: theory , applications , and connection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6: 187.
- [4] ANTHONY J. On the neglect of Peirce's views on metaphor in current theories of iconicity [C]//Peirce's doctrine of signs: theory , applications , and connection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6:193-204.
- [5] JEROLD J. Abrams , Philosophy after the mirror of nature: Rorty , Dewey , and Peirce on pragmatism and metaphor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2 ,17(3) : 227-242.
- [6] SHORT T L. Peirce's theory of sig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3.
- [7] 徐慈华,李恒威. 溯因推理与科学隐喻[J]. 哲学研究 ,2009(7) : 94-99.
- [8] SONG C F. Exploring attitudinal meaning: an extended semiotic model ,a thesis submitted in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 Sydney: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9:206.
- [9] Zoltán K. 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4.
- [10] CHARLES S P.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1931-1935 ,1958.
- [11]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49.
- [1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48.
- [13] LANCE R F. Peirce's definition of metaphor and its consequences [C]//Peirce's doctrine of signs: theory , applications , and connection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14] MERRELL F. Peirce , signs and meaning [M].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300.
- [15]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230.
- [16] TENG N Y. Metaphor and coupling: an embodied , action-oriented perspective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6 ,21(2) : 67-85.
- [17] CHARLES S P ,JUSTUS B. Philosophic writings of Peirce[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5:99.
- [18] 皮尔斯文选[M]. 涂纪亮,周兆平,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50.
- [19] VICTORINO T. Literature , criticism and the theory of Sign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100.
- [20] 张丽娟. 中英文化中爱情隐喻比较[EB/OL]. [2007-10-27]. <http://wenku.baidu.com/view/1bc2124de518964bef847c25>.

(责任编辑 何晓琦)